

改革论坛

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愁”在场？

【核心提示】 从唐朝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宋朝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流露出的都是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而“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表达的则是人们对美好家园的期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津津乐道的、最接地气的、离老百姓最近的乡愁。

□张树良

上农APP近日开设的“乡愁笔记”专栏，已经刊登了两期，分别讲述了“皇家建筑的庑殿顶出现在松江乡村民宅”和“金山亭林镇油车村躺了几十年的大石头”，这两样东西，恰如本报编辑部在“开栏的话”中所讲，都是“不同年代的人文符号和代代相承的精神气质”，“成为城市文脉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恰如其中一篇文章作者所讲，“折射着的这段家族史令人唏嘘不已，而记者同样感动后人努力创造幸福生活的模样”。

两件物品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在场性”。“在场性”是德语哲

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物自体”；在黑格尔那里指“绝对理念”；到了法语世界，则被笛卡尔翻译为“对象的客观性”。而在汉语的体系中，则为“在”和“有”。更具体地说，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

我们的乡愁何所寄？在笔者看来，既有上述村舍民宅的屋顶、躺了几十年的石头、小时候用过的桌椅板凳这些有形乡愁，也有巷子里传来的叫卖声、灶膛里传来的噼啪声、对故乡和小时候的种种怀念这些无形乡愁，更有江南水乡的诗意栖居、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农耕的收获体验这些文化乡愁。

如何让属于我们的“乡愁”在场？

首先，让有形乡愁的物质在场。在我们的“乡愁笔记”中，可以欣喜地看到，有意思的建筑密码仍然停留在洙桥村老房子的“屋顶”；油车村的大石头被移到村口“供奉”了起来。与此同时，在浦东新区“美丽庭院”建设中，一些废弃的旧水缸、自行车、耕犁成了最亮眼的装扮；嘉定毛桥村生产队的食堂以及刚刚打造的毛桥集市，唤起人们的往昔回忆……从大的建筑到小的物件，是风貌，更是念想。

其次，让无形乡愁的展示在场。我们有幸可以看到，近几年

的上海“农家菜大擂台”活动中，尽管不少菜品已经趋于精致，但仍旧不乏几样菜品，用着最普通的食材、最普通的工艺、最简单的名字，呈现出最久远的味道。无论参赛的成绩如何，这几样菜品，永远是最多人最原始的对农家菜的认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金山、崇明等区，上海越来越多的镇、村开始“编修志史”，用数年的“翻箱倒柜”，留给村民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与上海大世界重新开张同步，越来越多的民俗展演活动在广大沪郊出现，成为丰富沪郊民众文化生活和乡愁记忆的重要内容。

再次，让文化乡愁的体验在场。每年4月到6月间，嘉定都会组织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月”系列活动，风筝制作、黄渡沪书、南翔小笼馒头制作等一系列体验活动都面向公众开放体验；与此同时，一些民间投资的文创基地也将非遗体验作为固定项目，在咖啡店旁体验非遗成为一种新的“时尚”，甚至成为一些中小学的课堂。在枫泾古镇，乡愁产品甚至渗透到婚礼之中，每年有私人订制的水乡婚典，成为上海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

我们的乡愁何所寄？让乡愁“在场”，见到、听到、体验到，足矣。

（作者系本报媒体运营部主任）



现象评说

“粮食银行”是怎样一种创新？

【核心提示】 粮食银行，并不新鲜，最早出现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一度成为农业方面的热词。只是，好像时间不很长，就慢慢消声了。具体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不过，近两年来，粮食银行，又重新出现星火之势。

□柯炳生

根据各个方面的信息，现在叫做粮食银行的，内容并不很一样；或者说，粮食银行，有不同的模式。

不久前，在湖南考察一个稻谷合作社时，意外发现，该合作社也开办了一个粮食银行。这个粮食银行，运行机制框架设计，相当周密，考虑到了各个方面的因素。运行效果也非常好：对生产稻谷的农民，很有帮助；对于加工粮食的合作社，很有好处。同时，也较好地规避了粮食银行的风险问题。

该合作社建立粮食银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农民最后把粮食卖给合作社，合作社能够获得稳定的优质粮源，加工优质大米出售。

这个粮食银行，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这是合作社提供的“九代”服务中的一项：代储藏。在播种季节前，农民就确定了把粮食存进粮食银行的意愿，并签订合同。粮食银行也就提前获悉，收获季节后，会有多少粮食储存在粮食银行中来，知道需要准备多大的仓库库容。储藏期满后，如果农民决定把粮食卖给合作社，则不仅不需要交储藏费用，而且还有其他优惠。如果不想卖给合作社，则需要支付储藏费用（标准是：第一个月20元/吨，第二个月开始为5元/吨）。实际上，储藏期满后，农民通常是卖给合作社，因为有多种好处。

收获之后，农民的粮食运送到粮食银行，粮食银行对粮食进行称重和检测。检测的内容包括水分、杂质、出米率等。水分和杂质等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就按照稻谷的具体品种，分别计价，分别存放。其中的出米率指标，还与后期的分红有关。出米率高的，通过二次分红方式，给予奖励。

农民在粮食银行储藏粮食，期

满后出售给合作社，可以享受到以下好处：

第一，有保底收购价格，相当于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格。这个保底收购价格，在实际收储粮食时确定，采用当时的实际市场价格。第二，具体的保底价格，实行优质优价。第三，根据储藏期长短，在保底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加价。储存期长度分别可为3个月、6个月、12个月。实行加价时，也是优质优价。第四，储藏到期后，农民将稻谷卖给合作社。如果市场价格低于保底价格（含储存期加价），则按照保底价格计价。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保底价格（含储存期加价），则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第五，只要将稻谷卖给合作社，就不需要支付储藏费用。第六，农民把粮食存储到粮食银行，可以拿到相应的粮食存折。存折记录所存入的粮食品种、数量和当日的粮价。可以凭存折在公司创立的电子商务平台（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以信用形式购物，信用额度为存粮金额的百分之七十。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通过这样的粮食银行，农民可以获得很多好处：解决了自己储粮的各种困难，还不需要支付储藏费用；有了托底收购价格保证，避免了价格下跌风险；种植优质稻谷品种，可以获得更高价格保证；在储粮过程中，当市场价格明显走高时，还可以出售，获得高价格，避免了收获时就出售的低价格风险。等等。

合作社在提供粮食银行服务时，也获得了重要的好处，主要是：为其稻米加工，获得了高质量稻谷的可靠原料保障；避免了收获季节集中收购的巨大资金压力。这样的粮食银行，对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也为农民加入稻谷合作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合作社提供“九代”服务，最后的“代储藏”和“代销

售”，就是通过粮食银行，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在粮食银行的运行过程中，合作社也面临着一些风险点。一是粮食储藏方面的设施和技术问题，这是粮食储藏企业的共性问题。合作社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也可以通过把储藏服务转包给专门的粮食储备企业。二是粮食银行利息的负担。合作社给农民发粮食储藏利息，增加了收购成本，但也避免了合作社从银行贷款收购粮食的利息负担。普通稻谷，两者大体可以持平；优质稻谷，支出要更多一些，而多出的差额，可以通过优质稻米的高价格，得到足够的弥补。三是价格风险。合作社可以在收储稻谷的同时，到期货市场上，进行大米期货的套期保值，来规避价格变化的风险。

同样名义的粮食银行，并不是个个都成功。这个粮食银行运行了两年，效果较好。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有两条：第一，这是稻谷生产合作社办的。粮食银行的运行，与合作社提供的其他各项生产服务，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既能够让农民有获得感，也能放心。同时，合作社较好地减轻了收购资金压力，并可靠地获得了优质稻谷原料保障。粮食银行的各种运行成本，也能够降低到最低程度。第二，操作机制的设计，相当周密细致。既考虑各种可能情况，又充分保证农民与粮食银行（合作社）的双赢，让两个方面都有高度的积极性。通过粮食银行的机制，既能够为农民提供最低收购价格保障，又能够优质优价，还能够获利，不需要国家补贴，并且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这样的粮食银行，利民利国利商。值得关注，值得推广。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本文摘编自《农民日报》）

各抒己见

“校农合作”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

□天地人

扶贫攻坚实施以来，很多地方依靠传统产业或在培育新兴产业中，发展起了一批致富产业基地，因缺乏种植技术或产品未更新换代，造成产品产量低或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让脱贫成效打了折扣。

然而贵州在扶贫实践中，探索出“校农合作”模式，弥补了发展脱贫致富产业的短板。他们在开展“脱贫攻坚，科教助力”活动中，组织各类大专院校把向基层选派科研人员与开展乡村科研人员培训结合起来，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健全乡村人才管理和服务体系，将普通群众培养成“科技二传手”或“土专家”，提升了山区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和人才力量，把专业技术转化成农村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

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科技助力。乡村青年劳力成批进城务工，留下的都是一批386199部队，不仅存在农业粗放经营，而且接受科技知识能力较弱，农业种籽未能更新换代或进行土地轮作种植，粮食及经济作物遭受病虫害侵袭，致使产量降低。然而贵州大学派出耿广东等一批专家，深入黔南地区开展科技扶贫，从当地传统种植的鲜椒中

研究出了长度均匀、皮薄肉多、产量大、产值高等优势的苗源9号辣椒，在传播种植技术中实行土地轮作，亩产量增加了3000多斤，把销售鲜椒与烘干或者制成辣椒油、辣椒酱等相结合，延伸产业链条，打破了市场的制约，让贫困山区群众钱袋子鼓起来，调动了发展致富产业的积极性。

学校科技实践需要农村这块实验基地。各类学校的教学实践都要建立教学实践基地，而脱贫攻坚中发展的致富产业正好提供了实践课堂。学校师生在深入实践中了解农业生产发展的现状，增强了推广科学技术的能力；在向群众传播科技种植技术方面，密切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提升了群众依靠科技发展致富的能力，为农村产业发展培育出了一批土专家，助力了农村的产业脱贫。

“校农合作”是一件学校和农业双赢的好事，需要各地在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总结和推广。它在科技扶贫中破解了农村产业发展的难题，也为农村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锻炼了师生的意志，让他们熟悉了“三农”工作，更有利于将致力于农村发展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吸引到乡村振兴的主战场，破解农村人才紧缺的问题，在产业兴旺中提升群众的致富内力。

为破格评选“农字号”教授叫好

□李飞

日前，贵州省职称评审改革中，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30年的盘县蔬菜技术服务站工作人员陈林，因帮助当地20多万人脱贫致富，而被破格评为高级农艺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破格是导向之举，意在鼓励更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树立正确科研价值取向，把论文写在农民的致富路上。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支撑。一项农业科研成果的价值有多大，最终要看它对提高农业效益、助力

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实际效果如何。

一度，在原有职称评审机制下，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没有作为评职称的主要依据，造成不少农业科研成果束之高阁，成了“档案袋里的论文”“铁皮柜里的创新”。贵州省创新职称评审机制，专门评出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上作出贡献的“农字号”教授，既有利于让农业科技人员更加踏实地为农服务，潜心农技推广，助力脱贫致富，更是一次宝贵的科研体制改革探索。